

寻寻觅觅，曲曲折折，
错失十四载，情圆意难圆，
如诗如歌追梦路，
生生死死，轰轰烈烈，
求索几十年，爱锁心亦锁，
似戏似剧人生舞。

割爱

小牛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割爱

小牛 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割爱 / 小牛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38-7780-1

I. ①割…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9562 号

割 爱

小 牛 著

责任编辑: 肖贵飞

特邀编辑: 陈 定 喻 意 车远昭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82683361 82683314

装帧设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40 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7780-1

定 价: 29.80 元

也许我是个“二百五”

——自序

有位很著名的作家几年前写一部沉甸甸的长篇时，竟撇开电脑改回用笔，一种介乎钢笔和毛笔之间的笔。说是一共用了50支笔。那笔五块钱一支，50支等于250块钱。就有人说那作家是“二百五”了。我想“二百五”的含义大概有二：一是电脑时代了，他居然又掉过头去用笔；二是市场一窝蜂玩乐子了，他居然还在钻深刻。

我是始终钦佩这位作家的，钦佩他的作品，更钦佩他的写作态度。就是这态度导致他丢开很现代的电脑重新摸笔，为了要找回一种写作的感觉，那感觉可能像一条曲里拐弯的巷道，一直通向深厚的思想吧。于是这位作家的“二百五”含义其实又集中成一个：什么时候了，还深刻？

今天深刻的确不赶趟了，到处都在快餐，都在消遣，都在刺激，世界一片喧嚣一片泡沫，连空气都知道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成分变化。这种时候你还要眼里装点深思脸上摆点凝重，被人嗤笑就不奇怪了。但问题是这世界喧嚣着泡沫着的同时，又没法甩得掉凝重，凝重总是像钉子一样，顽固地牢牢地扎在世界一切暗处的皱褶里，时不时要闯进人们的视野，让人在快餐着消遣着刺激着的时候感觉很煞风景，甚至还要给人制造忧虑或者制造警醒。这时候，有人要盯住凝重往眼里装进一份深思，也不奇怪了。

我的这部小说，应该首先肯定不属快餐之列，哪有数十万字的快餐？但应该是可供人消遣的，因为读过书稿的人都说很好读，故事曲折、情结跌宕，能拽着你一口气看下去；刺激嘛也有一点点，一个男人和多个女人的故

事或许还会招来些批评。但我要说，小说的分量绝不仅仅停留在消遣和刺激上。何启治老师都说了，这小说既好读又深刻——这就又绕到“深刻”上了。我也不是刻意追求深刻，全因为小说主人公也丢不开他的追求，虽然可以理解，这世界太多人不喜欢要追求，但也有太多人日子里离不开追求呢。只是这位主人公为了捍卫自己的追求，居然最后那样对待自己，也是可以让一些人看成“二百五”了。

何启治老师是最先读了这部书稿的。这位推出过许多轰动作品的著名编辑家，以他70岁的精力一口气看完了它，然后给我打了40多分钟的长途电话。尽管此后书稿并未及时如他的预计印刷成书，我仍然非常感激他对书稿的高评和分析，我想书稿未能及时出来，还是被喧嚣和泡沫阻住了吧。

好几年前了，这部书稿尚未动笔的时候，一位当时在省城某时尚杂志当编辑的女老乡请我吃饭，桌上还有她在省城的几个熟人。互相介绍后，就有人说，看到《中篇小说选刊》上接连有我的作品。女老乡立即问我那些作品能挣多少稿费。我报了个数，这位曾经满怀文学情结的女老乡摇头一笑，向她的熟人说，啧啧，还写什么文学啰。后来，我在写这部书稿时，就时不时想起这位老乡的话来，还要在心里回答。我不打算从文学里刨出什么喜出望外的东西来，但我总想把自己心里的东西装进文学里去啊。

现在，这部几经折腾的书稿终于变成书了，我更加有理由把我的文学情结坚持下去了（虽然我做不到像我钦佩的那位作家一样把电脑再换成笔）。如果这种坚持还会令人像我那位老乡一样被我逗乐了，我只能先给自己做个结论：我基本也算个“二百五”吧。

小牛

2011年7月2日于娄底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 001 魏真嘴里嚼着一块鸭肉，眼望白云不停地点头，觉得自己嚼的这块鸭肉就是从白云细细的讲述里送进他嘴里来的。

第二章

- 022 他看到王珍的身子在自己的目光下冒出一缕缕烟了，那烟与自己身上烧着的火焰缠绕在一起，更加造出一股狂烈气势来……

第三章

- 044 门果然关得铁紧，屋里传出姜玉姣的叫骂：“你有两个钱是不是！硬是要屡教不改是不是……”

第四章

- 061 魏真站着，脸在一点一点涨红。心里的烦躁成团地往上拱，实在是压不住了……

第五章

076

小月要挣脱魏真的手，却已经没有力气，身子晃了两下就要往地上坠。魏真一把将她背起来……

第六章

097

“丁丁！丁丁！”魏真抱着儿子不停地喊着在街上发疯一样地冲。天在旋，地在抖，大街在他的狂奔下像受伤的蛇一样乱扭……

第七章

118

刘平在四下里转悠，打听诰封夫人的墓，找上了一个叫“没屁眼”的人……

第八章

137

“离就离离就离我还怕你离呀！……你以为我稀罕你是男人里的花你会写两句狗屁诗是文曲星下了凡啊……”

第九章

153

魏真依然一动不动，目光随着小月的动作在颤抖，小月的身子就在这颤抖的目光下像剥鸡蛋般一点一点显露出来……

第十章

171

魏真的心在乱抖了，脸上也腾起火苗。毕小英贴得他太紧，就像烧在他身上的一团火呢。那个夜里背她的感觉连同此刻的火一齐将他紧紧裹住……

第十一章

200

快到鲁医生家时，魏真心里突然涌满了感慨……怎么也想不到分别这么久以后，自己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和她见面了……

第十二章

220

他觉得祁红那一千元钱，不仅仅是一把刀切断了她跟邢之远之间的情，应该还是一条鞭子，在抽向邢之远的时候捎带着在他脸上也抽了一下……

第十三章

239

她走出了队列，一直走到王石平的遗像前，慢慢俯下身去，在遗像的嘴唇上深深一吻。

第十四章

261

上了的士，到了一条红灯氤氲的小街。魏真只知道这条小街的名气，从不敢来这里走，怕人家拿异样的目光看他……

第十五章

285

他看着白云的背影，眼神微微地摇晃起来，十四年前的感觉又如此真切地回到了眼前……

第十六章

304

在那一片纯白的雪花里，他看到了一个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笑……

第一章

1

我们不好评价魏真的对与错，但魏真后来无数次地批判自己了，怎么就这样经不起诱惑呢。心中一直有洛神的仙韵飘着，总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多么的美丽而圣洁，就怀着这种诗一般动人的希冀和憧憬去寻觅人生伴侣，却没想到人生路上意志竟是如此薄弱，一个与洛神相差甚远的女孩，只用性感就把他稀里哗啦打垮了。

魏真这样批判自己的时候心里便生出羞愧，他觉得自己还热爱诗歌是不是有点不配，甚至更严重一点说，简直可以把自己划入格调低下的男人堆里去呢！

这就让我们真的不好作出评价了。也许魏真对美的定位是太高了，或者他对自己的情趣品位过于苛刻了。其实面对女人的性感，多少男人都会眼珠发烫喉咙发紧，一根根血管都要冒烟呢！

何况王珍的性感是那样的诱人。

首先是胸部，鼓鼓的，翘翘的，光用“饱满”二字形容不了，好些大胸女人都享有“饱满”，但那是一种发酵的扩张，是无可约束让人眼球都会膨胀的蓬勃。王珍的胸部完全是按照美妙的曲线在活泼地充盈着，将绷在肉感上的弹性、热烈、柔软、丰润，真切地注入所有的目光；那位置也十分恰当，许多性感女人的乳房，等高线都有点偏下。就连一些光彩照人的性感女影星，那胸脯也给人一种霜后柿子熟得太过的感觉。王珍的

胸部曲线上下不偏，内外不歪，既不因满而向两侧外鼓，也不因丰而朝下低垂。如此动人心魄的胸部，是一个女人在造物主的设计下首先将身子化成一条河，然后才能高高涌起的两朵浪呢！那浪涌得太美妙了，这才不肯回落又不甘定格，一点点风摇气动就要颤悠悠起来。若是用手碰一碰呢？——魏真常常控制不住这样想。

接下来是腰部，腰部其实并不纤细。中国女人丰胸而细腰的并不多，那是洋女人的爱好，用几乎能掐断的腰支着两只肥奶，比例悬殊得奶子不像奶子，简直怀疑是人工催长出来的硕大果实，摇摇欲坠挂在树的细枝上，让人胆战心惊。看看王珍的腰吧，在饱满的胸部下顺理成章地丰腴着，却并不臃粗，依然显出充分的柔与足够的韧。这样丰腴而柔韧的腰，除了上为饱满的胸部作烘托，还要下为腹部作铺垫，延伸出一片舒缓而流畅的空阔带，这空阔的腹部以椭圆的弧形框定，像是把主人蒸腾在丰胸上的火烈和激荡在这里进行熨烫，不再张扬和奔放，变得含蓄起来，当然也神秘起来。这神秘尤其随着弧线的收束，在小腹和大腿的共同配合下，用一个似乎戛然而止的小小三角区消逝了踪迹，却又明明留下了某种暗示。魏真有个感慨，许多女人的身材动人处多，却在这三角区露了败笔，大腿根部间隙太宽，像一只圆规，肉体的生动就让这“圆规”毫不留情破坏了。魏真看好些穿紧身裤的女人，特别是健美舞台上着三点式的时尚女郎，总不忍心将视线投往那些遗憾的三角区。王珍的三角区就没有败笔，两条圆腴的大腿和收中有凸的小腹配合得恰到好处，那种女人独有的神秘在这绝妙的配合中闪烁出更大诱惑，简直是一只无形的魔手，将魏真的眼神拽得歪歪扭扭。

当然魏真的克制力还是不差的，他在仓库和王珍一块干活时尽量少将目光往王珍身上落；稍有闲暇他就坐到货堆下去，闭着眼睛要酝酿诗。

闲暇倒是常常有，王珍总是把大部分活计都揽了，让魏真多酝酿诗。她对被贬到仓库来的魏真格外地关照。问题是魏真坐到货堆下就发了呆，一只手不停地一下一下捋着鼻子，像是要把灵感从鼻孔里挤出来，但那灵感却像受了惊吓的老鼠，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不肯探头。

在公司办公室魏真可是灵感泉涌，他整日里将诗句像农民套种庄稼一样种在繁杂琐碎工作的缝隙里，连去厕所都是脑袋一会儿勾一会儿仰一会儿歪，蠕动的嘴皮在细细咂着什么字句。我们不能嘲笑魏真，在那个知道舒婷北岛名字比知道歌星名字的人还要多的年代，一个充满理想精神和浪漫情怀的青年想成为诗人，完全是天经地义的。当然也有反感的，公司办公室主任就常常冲魏真哼鼻子，说他“打屁都想打出诗句来”。前不久魏真在

接县商业局电话通知的时候终于彻底惹恼了办公室主任，电话通知公司经理次日去局里开会，魏真一边接通知一边还在脑子里倒腾诗句，于是电话记录本在写上会议通知后，居然又出现了这样几行字：

迈着方步
在电话线上
很绅士
就像一只
没见过世面的
企鹅

办公室主任看了电话记录本，脸立马成了白菜帮子，手指头点着魏真打摆子一样地抖：“你你你，是要，耍耍耍我的把戏啊！让我拿这样的通知，去去去给经理看，啊啊？”

那诗句不久后就变成了铅字，嵌在一首题为《语言的多种表演形式》的短诗中。魏真在收到样报的同时，主任的口头通知也下达了，说是领导研究决定，让他到百货批发部的仓库里去锻炼。

魏真就这样到仓库来了，心里当然有懊恼。他原先在一所乡下中学教书，作为一名师专中文系的毕业生，他起初也怀抱站讲台洒青春的激情，但这激情很快就一点一点被晾干了。在那个热衷打牌、热衷向学生家长要家酿米酒、还热衷讲荤故事开俗玩笑而且工资老是拖欠的环境里，魏真觉得自己是一条浮出水面艰难呼吸的鱼，别说教书无法燃烧激情，就连写诗的灵感都给沤烂了。他费了老大劲终于调回县城，改行进了县百货公司，还被安排在办公室。这都是亏了县财委一位叫邢之远的股长帮忙，因为邢之远也喜欢写点诗，和他交上了诗友。但没想到，只半年时间魏真就让百货公司的头头脑火了，连邢之远也没能为他说上话。

就在魏真懊恼的时候，百货批发部的邓主任也拿“锥子”狠狠锥他了。

那是因为魏真发错了货。一位开小商店的个体户来进货，其中有两件雨伞。两件就是两纸箱，按说最不应该出错的，可魏真不知道那种牌子的雨伞刚从过去的五十把一件改为六十把一件了。偏偏开票的也疏忽，数量一栏写的“100把”，后面备注栏里又写的“2件”。魏真接过提货单只瞥了一眼“2件”，就搬了两件给人家，纸箱上变更的数量也没注意。这错误在那个个体户走后十几分钟，因为另一个叫“大头何”的个体户来进货才

被发现。大头何也要进这种牌子的伞，五十把。却又不把提货联交给魏真，只问王珍哪去了。魏真就让大头何等着，说王珍上厕所了。他知道大头何对王珍有意思，三天两头零零碎碎地进货，一来就将火烫的眼神往王珍身上烙，晃着硕大的脑袋跟王珍套近乎，还明显对他在王珍身边露出醋意。王珍对大头何倒也热情（其实她对每一个进货的都热情），从厕所出来后，先是重重朝地上吐一口痰，然后去水龙头下一边洗手一边大声说大头何讨厌，进货婆婆妈妈。大头何呵呵笑，眼神在王珍弯着的背影上烙着，又跑过去取下壁上挂着的毛巾给王珍擦手，说五十把伞正好一件一点也不婆婆妈妈。王珍说改六十把一件了，还得开箱拆零呢。魏真一听就叫一声坏了。

多发出的二十把伞，大头何领着魏真追回来了。大头何说是为了王珍才去追的。他是真费了劲，那提货联上的名字王珍也不熟悉，可能是个刚开店的（那年头正是个体小商店冒得像雨后春笋一样的时候）。大头何就开着那辆摩托改装的小拉货车，载着魏真去大街小巷到处找，嘴里不停地数落魏真连一个简单的发货都要出错，完全是个玻璃相公，根本不该到仓库来给王珍添麻烦。数落完了又要魏真给他买汽水（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矿泉水），还要魏真拧开盖子递给他，他从方向盘上腾一只手握着汽水瓶喝几口又将瓶子交给魏真拿着，一会儿又要喝了让魏真把瓶子再递给他。魏真始终就在拖厢里靠近大头何弯腰站着，一只手紧紧抓着铁护栏，一只手不时地将汽水瓶接过来又递过去，就像一个站在手术台边的护士。他实在奇怪大头何如此能喝水还不撒尿！直到大头何喝了四瓶汽水，天也黑下来了，才终于在一条七拐八弯的小巷里找到了那个进伞的个体户。那人果然刚从别人手里接下一家小卖店，是个精明脑壳，打听到一个小学要搞二十周年校庆，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让人家在准备发放的校庆纪念品中挤进了一把雨伞。精明脑壳刚将一百把雨伞送到学校里，多得的二十把就带回店里了。他在魏真十分不满的神色下将一双小眼睛躲躲闪闪，说是打算第二天把多出的伞送回仓库去呢。大头何就冷笑，说你还打算在雷锋同志的笑脸上挂只算盘吧！

王珍很为大头何感动，她一直在仓库等着。她要请客，下馆子吃晚饭。魏真说应该由他来请。大头何就向王珍眯着眼笑，笑过后又将眼睛向魏真斜着。于是这饭由大头何请了。王珍破例喝了一杯乡下米酒，每喝一口都跟大头何响亮地碰一次杯，让大头何硕大的脑袋晃得像挂在秋千上的葫芦。但王珍最后又伸一根指头敲着那硕大的脑袋，吩咐这发错货的事不准说出去，要让邓主任知道可不得了。大头何将硕大的脑袋用力点着，说你王珍的吩咐我敢不听吗！

但大头何第二天早上就告诉百货批发部的邓主任了。他特意强调了王珍如何分析准确如何当机立断，将损失及时追了回来；又特意向邓主任建议把魏真调离小百货仓库，因为小百货仓库货太多太杂，不能叫一个玻璃相公乱搞一气。

于是休班在家的魏真很快被邓主任派人叫到他的小办公室，他看到邓主任那张本来就黑的脸上全是霉点，霉点下又闪烁着使劲憋住的火光，就像仓库角落里一只布满灰尘和污斑的旧电灯泡。

一个女孩已经站在邓主任面前了，勾着头一动不动雕像似的。不用说她就是昨天开票的那位。魏真已经从提货联上知道她的名字：白云。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邓主任冷冷扫了魏真一眼：“昨天进货的人太多啊？”声音却并不重，而且伤风似的有点瓮声瓮气，像轻轻敲坛子一样。

“不多。”魏真也轻声答。他在离办公桌稍远的地方站着。邓主任哼一声：“不多？我以为你累得眼睛发糊啦！”魏真把头微微低下去。自己出了错，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你是年纪轻轻就有老花眼了？”邓主任继续轻轻敲着坛子。魏真不吭声。王珍告诉过他，邓主任骂人很厉害，腔调并不炸人，话却尖刻得像锥子。

“活并不忙，人也年轻，验收提货单怎么就那样潦草呢？还是在领导机关看报纸的习惯吧，报纸太多了，不重要的只溜溜标题。这习惯倒是能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你就把这习惯带到仓库来了，仓库工作在你眼里不重要是吗？”邓主任顿一顿，轻轻冷笑一声，

“当然，我也晓得你下仓库来屈才了，小小池塘养一条大鱼不合适。我也是没办法呀，要不是公司压着，给我脸上画朵花也不敢要你这号大人才咧！”邓主任用冷冷的目光盯着魏真。魏真仍然微微低着头。他当然相信邓主任不想要他。业务部门谁愿要业务生疏的人呢！自己来这不久果然就出错了，还真有点对不住邓主任。今天就让邓主任拿锥子扎一通吧。何况这些话也并不像王珍说得多么受不了。魏真读过好些讽刺诗，那才叫扎人不见血叫人直哆嗦呢。

倒是白云好像有点受不住，身子不安地动了一下。“你莫急。”邓主任立即转向白云，“对你的话还没说完呢。你站久了腿发酸了是吗？那就请你坐吧。”白云没动，身子又绷得直直的。“不坐？你一个水豆腐一样的娇小姐啊，累坏了我可担待不起。星期天才那么点业务量，都把你累得弄不清包装了，你也真是娇得让人心疼啊！”邓主任冷笑一声，“我也是为难呢，仓库这号地方不能栽朵娇娇花，也是看你父亲是个‘老仓库’啦！不过我还硬是搞不懂，你父亲那么一个踏实吃苦的‘老仓库’，怎么养出这号

娇娇花呢？只可惜你父亲去世时没留下个花瓶，让我们把你插花瓶里好了。”

魏真偷偷瞟白云一眼，那亭亭玉立的身影在微微颤抖，但勾着的头仍然僵着。他觉得邓主任对一个女孩尖刻得过分了。

“我看，你干这份活也是委屈了。你最好早早找个条件好的男人，调个好地方去。这对你倒是不难，想养娇娇花的男人多嘞！”邓主任还在对白云尖刻。

“邓主任。”魏真终于憋不住了，将头稍稍抬了抬，“你批评人就批评人，就事论事莫扯宽了嘛。”“哟嗬！”邓主任盯住魏真，“你还帮她的腔了！蛮怜香惜玉的啊！也是啰，娇娇花是容易让人怜香惜玉呢。”邓主任嘴角明显有一丝别有含意的讥讽。魏真对这种别有含意的讥讽很反感，他要反驳：“怜香惜玉也是男人应该有的品德。莎士比亚都说‘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不管莎士比亚说这话的情绪，女人的确常常是柔弱的，需要男人呵护的……”魏真的话被邓主任挥手打断了，“我不认识什么姓沙的，莫给我上课！”邓主任又将手朝窗外一挥，“看什么看？不去干自己的活！”

魏真也迅速朝窗外瞥一眼，看到王珍的头在窗外晃一下又不见了。

邓主任继续向魏真扎锥子：“原来你是想呵护白云哦，出错都要出到一堆哦。不过嘛，你能把她呵护到什么样子我还不晓得。好像你除了能写几句诗也没有别的能耐吧……”邓主任的话被白云打断了，白云终于抬起头来，颤抖着声音恳求他：“邓主任，你就多批评我吧，莫说他了……”白云的声调细细的怯怯的，像一株嫩生生一碰就会断的豆芽。魏真听得心都有点发颤。

“哟嗬哟嗬！”邓主任嗓门却变得尖起来，“同盟会啊！联合战线啊！娇娇花为保护诗人也要战斗了啊……”魏真无可忍耐了，他向邓主任大声说：“邓主任你莫老讽刺人了！错误在我，我一人承担！你不要我，我走也行！”邓主任也扯起嗓门来：“你走啊！走啊走啊！我这小池塘养不下你咧！”魏真扭头就走。

一个人冲进屋里来，拦住了魏真。是王珍。

王珍神情简直有点气急败坏，她向邓主任大声说：“邓主任你太过分了！”邓主任愣住。王珍冲着邓主任放连珠炮，“人家每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只出一次差错你就这样发狠地整，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啊？”邓主任挑着眉头盯住王珍：“咄咄咄，王珍你来搅和什么？你这是要帮谁呀？”“当然是帮他！”王珍用手指一下魏真，“魏真每天虚心学习仓库知识每天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只出了这次差错还把损失追回来了，你当主任的就这样凶还要赶人走！要赶人走就把我也赶走！”王珍最后用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

邓主任在王珍手拍胸脯的气势下有点急：“咣咣咣，是他自己要走还是我要赶他走哇？王珍你怎么不讲道理呢！你可是批发部的先进工作者，不能这样是非不分啊！”他向王珍很不满地摇着头，但嗓门明显低下来了，看得出他是很看重王珍的。

“我再不讲道理也不拿锥子把人扎个死！当领导是这样当的啊！”王珍不依不饶，高耸的胸脯一起一伏翻着波浪。白云走到王珍身边拉着她的手，满眼的不安：“王姐莫说了好么？是我们错了呢……”王珍抽回自己的手：“什么‘我们’、‘我们’啊，你自己的责任呢。”

又一个人跑进屋来，是大头何。“算了算了，快去发货吧，我等着进货呢。”他要拉王珍出去。王珍重重摔开大头何的手，狠狠瞪他一眼：“动手动脚干什么！”

邓主任趁机摆摆手：“好啦好啦，都干自己的事去吧！”

2

魏真十分佩服前人缔造佳句的才情，“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意境太动人了。茫茫人海，苦苦寻觅，心灵已干涸如同沙漠，追求却像岩石一般不可动摇。被孤独裹住时阳光成了黑色，让失望震撼时天地空旷模糊。脚下还在不倦地跋涉，眼睛也在使劲地搜寻。突然一道灵光在脑中一闪，心一激灵，猛地扭过头去，那梦中萦绕千百回的身影就扑入眼里来。不过魏真觉得，这种时刻，眼里是没有孤寂清冷的“阑珊”感觉的，光彩闪烁中一幅美丽绝伦的画就定格在自己面前，刹那间整个天空都辉煌起来呢。

认识了白云，魏真心里就一遍又一遍地响着这个千古名句了。

那次从邓主任的办公室出来后，魏真向王珍说了几句感谢话就回家去，刚走出批发部大门就见白云站在路边。魏真问白云怎么不去开票室，白云说她轮到下午班。魏真说好巧，两人都套着下午班了。他觉得白云是在等着他，心里悄悄动了一下。

魏真现在才仔细地看白云，那是一张格外细嫩的脸，只是脸色不佳，还陷在刚才制造的灰白里；而脸上的五官位置绝对能用“恰到好处”形容，哪里都不能挪动丝毫；眼睛并不是人们描绘俗了的那种“大眼睛”、“双眼皮”，但那不算很大的单眼皮轮廓十分生动，一圈睫毛又密又长，掩得眼珠黑幽幽的；有晶莹的泪花漫过这深潭似的眼

珠，却在那圈深长的睫毛围裹里轻轻盈动，不敢结成珠粒滚出眼眶来，让人看着心里好大不忍。

“没事了，暴风雨也就一阵呢。”魏真安慰白云。白云轻轻点头，向他说：“真对不起你，让你……”“不不不！主要怪我……”魏真赶紧重重摆手，“我是主要责任者，邓主任心里都有数呢。白云你要坚强，这点挫折不算什么。”他顿一顿，“邓主任说你是娇娇花，你就偏偏不娇，火红的芍药、奔放的金菊、高贵的牡丹都可以，甚至长点刺的玫瑰也行！哪个再损你就刺他一家伙！”白云抿抿嘴，到底忍不住笑了。那眼眶里盈动的泪珠立即颤抖着滚出来，在脸上慢慢地往下滑。

魏真不由得凝了神，定定望着白云，觉得白云含泪浅浅一笑的样子实在好看，原本发灰的脸就因为这一笑恢复了生气，格外白嫩的皮肤悄然泛出光泽，宛如初霁的雪地，再有两颗晶莹的泪珠在上面缓缓滑行，更是动人心弦。

“我可是不敢长刺哩。”白云轻声说，语调已经有了活泼。她钦佩地望着魏真：“你还是个诗人？”魏真摇头：“哪配诗人！诗人还待在仓库里？”一会儿又补一句，“也就是热爱诗歌而已。”白云说：“热爱诗歌的人灵魂是高雅的。我有时也喜欢读点诗，北岛啊舒婷啊都读了一点点。”“是吗？”魏真再次认真地看着白云，心里有一种清风白云的柔和明丽。

那真是一次缘定的安排呢，魏真后来总这样认为。他和白云居然能同走一段回家的路。两人并肩慢慢走着，魏真告诉白云自己住在石板巷，百货公司的旧房子。还绘声绘色形容自己住的老房子，砖木结构全松动了，走路楼板都唱歌呢。他在白云面前说话兴致旺盛得很。

白云却为魏真担忧了：“那不危险？危房吧？”魏真心里一暖，头却潇洒地一摆：“没事。”还告诉白云，能住进百货公司的老房子，还是亏了县财委一位爱诗的朋友帮忙呢。自己的家原先在县供销社，父亲曾经是供销社的干部，去年去世后，房子让哥哥住着。

白云立即挑起细长的眉毛：“哦？你父亲，也是去年去世？”魏真点头，反问白云：“你父亲也是去年去世吗？”白云轻轻嗯一声，又问：“我，能问么？老人家怎么去世的？”“绝症，肺癌。”白云沉默一阵，低声说：“我爸是尿毒症。”

魏真也沉默一阵。一会儿，又问：“你是补员来批发部的？”白云说：“也可以算分配吧。我是云州师范幼师班毕业。”魏真差点叫起来：“那我们学校好近的呀！我是